

■ 林南

走進純情裏

——讀羊子喬散文

從「太陽手記」到「輪迴」，羊子喬把他寫詩之外的另一顆心靈交給散文世界的湧洶情懷，在詩的冷靜思索之餘，羊子喬在散文裏呈現了他心靈豐潤的感情世界。

在詩與散文之間相互交派，不知不覺地茁壯成長，但在這兩者之間，羊子喬有時會陷於一種眩惑，尤其是初期的散文，在他的筆下，往往是詩的語言的再現，他以豐富的文字鋪展他的感情，由於欠缺一種理性的分割，詩與散文往往交纏不清，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可能十分具有迷人的效果，但是過份裝飾，往往流於「文勝於質」的綺麗，如此大大傷害了散文的本質，魏晉六朝的駢體文就是這一類型的始祖，羊子喬早

期在太陽手記中的散文曾經在表面美麗語言上，徘徊多時，而且語言、意象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重複出現。

「日落之際，思想溶入耳際的蟬嘶，一直種植在心田的那朵蓮花，把我逼成一股風」（島與海）

「他走入夜裡，走入深深地凝望裡，看啊！那托著憂鬱的年少……他喜歡遺忘自己的影子」（傘的傳說）

「可是夏日的蟬聲又在耳際響起，好夢無邊」（觀蓮）

「望一望落日的髮誌是夠東方的，哭也哭不出太陽的無奈」（虹之歌）

「在揚威吐眉的陽光裡，沈思在記憶的河床，人自古就易傷感的，凝視太陽，痛苦是陣陣春風」（太陽之下）

上面隨手摘下的語句在文字表面，無疑是十分眩人的，但仔細推敲，却敲不出實質的內容，這就是感情的呈現嗎？在感情的內裏是否考慮到堅實生命的支撐？若缺乏了內在生命的實質感，在表面時，意象就不免重複了，太陽是陽剛壯美的象徵，羊子喬似乎特別着迷於「太陽」的呼喚，幾乎在「太陽手記」中每一篇

都有「太陽」的出現，也許這就是他寫「太陽手記」的思想淵源吧。不過文學藝術貴在創新，如何美的意象，在一番濫用之後，就會覺得俗濫不堪，藝術是無情的，江淹為何才盡？才為何會盡？我想應該是指他已無法在創新方面超越自己，只是不斷的重複自己的過去，這種例子，在現代的作家、畫家身上可以找到許多活生生的例證，對於這類創作者而言，無疑是宣告他們創作生命的結束，當他自覺到自己的窘況後，一股藝術良知會迫使他停下自己的筆，當然這是十分痛苦的，但是却也是藝術領域上的無可奈何，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止於所當止，是屬於睿智者的抉擇，時下很多頗具自覺性的詩人、畫家，紛紛在他們的創作高峯尚未下跌時封住自己的筆，自己的畫布，在讀者的心目中他仍是完美的。

前面提到這些話，我並非指羊子喬在散文創作上已到達他的高峯，或才盡。羊子喬還是名年輕、銳利的創作者，而且我所提出的，是他在處女散文集「太陽手記」所顯現的，讀完「太陽手記」本，我一直感覺，羊子喬需要在語言、文字上掙脫那一層迷離的霧陣重圍，他的感情是十分豐盛的，豐盛得如餐會上主

人過份殷勤的豐美菜肴，有時會令賓客消受不了，在「太陽手記」的篇首「當人落寞，太陽是火把的標誌」一把陽光點燃了作者的心靈，接着就是一串串、緊密不絕地火光一直擊着感情的支付，他支付給SR的溫熱是足夠燙人的，或者沉醉於愛情的男子都有這麼一段歷程吧！羊子喬用他的敏銳性以詩情把這種感情溶入文學世界裏，應是十分珍貴的，SR應是一名幸運的女孩，能贏取詩人如此深沉的投注，一生都該好好珍惜着。但感情回歸給他自己，在藝術的層次上，必須有所超越，這是重要的課題。

前面提到羊子喬在創作生命上是頗具自覺性的，在沉迷了一陣子的凄美詞句之後，終於慢慢走出來，「美麗的姿勢」終究只是一種姿勢，迷人也是短暫的，生命不可能永遠逗留在年輕的亮光裏。成長，成熟是生命歷程必須面對的嚴肅情態，羊子喬的散文進入「輪迴」之後，我欣然發現其中明顯地呈現不同的面貌，也許是他上了中文系之後，從古典文學、文字學、聲韻，訓詁方面追溯到中國一部長遠流傳的文字發展史，得到自我冶鍊，自我醒悟的歸依，他文字已次第拋開純情柔麗的範疇，從「輪迴」散文集中，作者

把全集分爲四輯，言心篇、言思篇、言情篇、言志篇，這方面去觀察，羊子喬至少在創作思潮上已極力要掙脫昔日「美麗的影子」，期有新的姿態出現，雖然四輯的名稱或嫌岸然，也並不十分明確，但這就是作者的心態表徵，羊子喬的創作企圖是他可貴的一面。

雖然仍有「忍不住的黃昏傷口，在太陽西下時滴血，愁緒如雨之滂沱，悲觀亦似風口吟唱」（賦情）「啊啊，你是一顆燦然的星星，在黑夜裏探望着我，你的眸光泛起滿掌空茫，當我撥開那淒迷的煙霧，你流雲一般的注視是生命的虛擲」（詮釋）的空幻，但轉變的過程是緩緩前進的，過程亦應是不着痕跡，循心境自然而變。對鄉土的回顧眷戀，是羊子喬創作上的大大轉機，在文字上由絢爛逐漸落向平實，試看：

「風同樣地吹著，曾經荷蘭人鑿開的井，井底水清，汲水，打起一桶井水，灌溉生命的纏起，祖先的血汗，在井旁告白，祇要井在，人就在。」

（荷蘭井）

「聽聽，那鼓聲，那鐸聲，摻雜著忽起忽落的爆竹聲，由遠而近，從屋前的街道一直喧嘩而來，我知道舞獅的人來了」（舞獅的人來了）

「他所拉所唱的，有時是自己編造的，有時是臺灣民謠，聽起來，蠻動人的。雖然年齡已經七、八十歲了，但是歌聲還依然清晰可辨」（拉胡琴的阿三伯仔）

都在淡淡的鋪展裏，把內在深切的情感表現出來，這是一種堅實的存在，其他如「鄉居短歌」，「行過府城」「故鄉的冬夜」「清明」「山中行」等諸篇都充滿鄉土之情，自然、貼切、洋溢着一股沁人心靈的芬芳，峯迴路轉，幾經山窮水盡，羊子喬已走向柳暗花明的又一村，誠如他在跋文中所說的「……文學的形式因隨時代之更迭，於是有不得不變者……當前的現代散文，其行文在於能「妙發胸臆」，把胸中真摯的感情流露於筆墨，暢言內心話。」「現代散文作家，正面臨一個全新的轉機，在文學的演變過程中，日漸形成一股新血液，造成與古文有所不同的形式，在這種環境下，我們相信現代散文作家，一定可以突破客觀條件限制，而產生千古不朽的經典之作」這是作者清晰的觀念，我們等著他踐行在自己的理念間，不僅「坐而言」，更能「起而行」，鑄造出一個完美的形象。